
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香港大風出版社

No. 2022~6

2022年5月18日

懷念“老吳象”去世一週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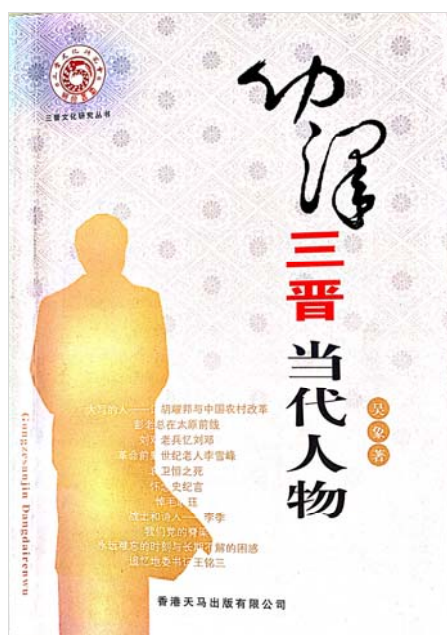
“老吳象”聯繫我們

大風出版社 王小強

“老吳象”是發展組老同事對吳象背後的親切稱呼。

1981年暑假，發展組滁縣調查一炮走紅，鄧力群順勢力挺，形成中央書記處文件，編制掛靠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，業務由書記處政策研究室和農村政策研究室指導。吳象是政策研究室室務委員，又是國務院農研中心副主任，負責聯繫我們。那時候，發展組意氣風發，多學科、高層次、綜合研究，哪個業務指導？吳象代表兩個研究室聯繫我們，沒有開過一次正式會議，沒有一次正式講話，我們也沒想過請他來參加我們的討論和調研。不過，每次調研彙報、參加會議都見到他，親切熱情招呼，誠懇交換意見，慈眉善目，不溫不火，一點不像寫過〈陽光道與

獨木橋> 地動山搖，言談話語，處處流露出對我們為農民奔走呼號的讚許和鼓勵。記得好像從杜鷹開始，不知不覺，大家背後都叫他“老吳象”——忘年交了。2011年，他送書寫我“小強同志老小友”，或許知道我們稱呼他“老吳象”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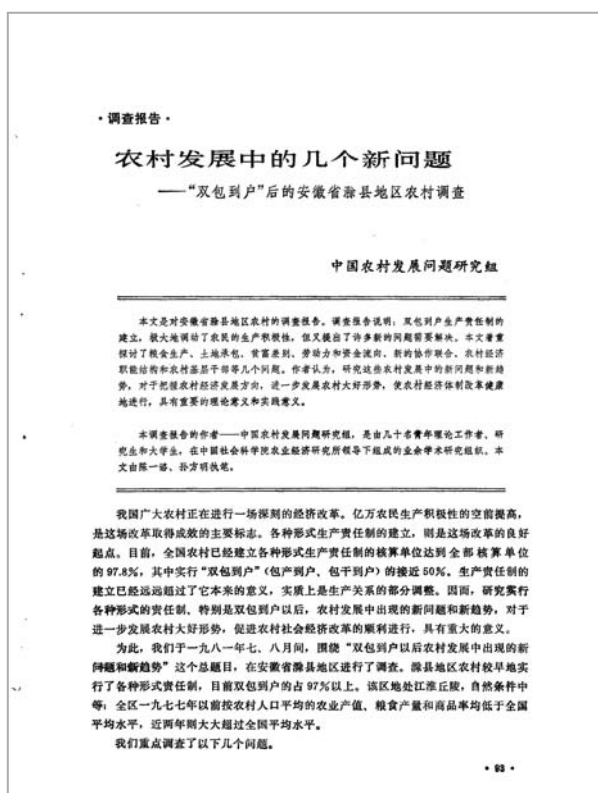


小强同志老小友 批评指正

吳象 2011年

陳一諮騎輛破自行車，東奔西跑四九城，春夏秋冬，唇焦舌敝，在純粹自願、業餘、義務勞動的條件下，用理想主義，愣把一夥桀驁不馴的插隊知青攢、擰成頻出集體成果的研究團隊，不難想像，心力交瘁，累成“疲勞綜合癥”，嚴重到必須脫離工作，鄧力群安排他去蘇州休養。為此，五人領導小組裡，安排何維凌和我當副組長。何維凌是老大學生，文革組織學習小組打成反革命，坐牢、勞改，沒有插隊經歷，由我主持日常工作。換言之，發展組成功不久“領導層”陷入維持狀態，從1982年冬持續到1984年底，最後分頭去了體改委的體改所和農研中心的農村發展所。這兩年時間裡，我只有一個念頭，千萬不要因為我的不知所措，把這個新鮮團體搞砸了。

雪上加霜。何維凌恃才傲物，藏否人物，指天畫地，和赴美妻子通信讓人撿著交安全部了！安全部來調查，接著，老岳母告御狀。隨著調查逐步深入，吳象幾次找我瞭解何維凌，和北大老同學的關係、在發展組的作用、政治立場觀點、家庭關係、感情生活。有些情況我不大清楚，知道多少說多少。一次，記不得我接電話還是打電話，中間忽然聽到吳象和他人正在討論何維凌，怎麼會這麼湊巧的事！後來，我參加了中組部召開安全、公安、社科院、北大的聯席會議，不允許何維凌繼續參與發展組。接著，何維凌“禁足”在家一年，合作鄧英淘，寫了兩本方法論的書——《走向未來》叢書。¹



農村政策研究室探索農村改革突飛猛進，調查研究緊跟不上；政策研究室把握全局政治大方向，防微杜漸，1983年秋“反對精神污染”。今天回頭看，堪稱先知先覺：向錢看久了成對眼，明星偷稅，官員貪污，錢買錢~錢生錢，流氓資產者空手套白狼，沒收吳小暉上百億財產！北大教授“吐痰改革”腐敗潤滑，理清產權暴發暴富，捍衛市場經濟放任自流；過去不趕趟倒牛奶，如今成片炸大樓，文化體育醫療教育向錢看，食品安全~全民普及

¹ 何維凌、鄧英淘：《經濟控制論》、何維凌、鄧英淘：《動態經濟系統的演化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、85。

化學高科技，聽說要為碰瓷兒立法了；張維迎異想天開唯有市場經濟唯利是圖真正構建道德倫理，連續再版的精神霧霾超級足夠污染回去美帝國主義了。² 可是，設身處地 38 年前，農村剛出現幾個萬元戶，傻子炒瓜子汗流浹背，疑難問題是腦體倒掛——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。這時候，有朋友半夜雞叫僱工剝削走邪路，很多人，我自己，不以為然。領導小組剩下鄧英淘、張木生和我。鄧英淘強調發展組堅持學術研究，不摻和政治。張木生強調發展組堅持改革探索，突破僱工禁區。³ 兩位兄長意見，我充分理解，完全讚成。發展組，開放式，內外不分的各種理解以及程度不同的懷疑、猜測、誤會都有。

年底，吳象叫周其仁和我隨他為萬里起草在農村工作會議的講話。住在文津街老幹部活動中心，近一個月，我倆沒事讀書，打乒乓球。“老吳象”一趟一趟往對面中南海裡跑，一直跑到講話當天早晨還在改：農村不搞反對精神污染。可以說，周其仁和我對講話稿全無貢獻，記不得寫過什麼，不知道修改了什麼，更不知道為什麼修改。事後想來，這也是吳象職責所在，負責聯繫我們。

2021 年 5 月 18 日，“老吳象”虛歲百年去世了。遺體告別，阿麗放的不是哀樂，是〈在太行山上〉。歌聲讓我想起去世多年的父親。算年齡，吳象年長父親兩歲；論輩分兒，我該喊他“伯伯”才是啊。1976 年暑假回京，我和打倒多年的父親談起李一哲的大字報，不甘心在洛陽

² 崔之元：〈崔之元點評“郎咸平”事件〉，《參閱文稿》No.2021~4；黃紀蘇：《與精英保持距離·經濟學家與資本家的性關係》，九州出版社 2009；張維迎：《市場的邏輯》三版，西北大學出版社 2019。

³ 張木生、白若冰：〈對當前農村僱工經營的再認識〉；張木生、白若冰、宋麗娜：〈關於陝西省委政研室《農村僱工經營調查》中存在的幾個問題〉，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：《農村·經濟·社會》4 卷 45~55、221~231 頁，農村讀物出版社 1986。

農機學院學拖拉機製造。父親告訴我：個人不過滄海一粟。他年輕時在日據北平參加了共產黨，派去太行山的八路軍總部，隔離單間背文件，40多天不出屋，喫飯拉屎，端進送出。臨走，組織上問他返回有什麼個人問題，他只有一個心願，希望繼續做學生工作，得以唸完中學。得，就這一句話，不及格，文件全白背了，送去抗大分校學習。父親說，幹革命不能有私心，所以共產黨打敗國民黨。

1995年夏，我和王漢生（2015年去世）帶路 Peter Nolan 和聯合國開發總署大鼻子專家，至親師友安排我們赴太行山瞭解貧困，村村都是幾個老人和大群孩子，一問三不知，青壯年都去哪裡打工了也說不清楚，只知道他們春節回來，都知道小煤窯礦難頻仍。大山深處，孤獨一戶，總算遇見一位青年，女子腿傷，斜靠在門口，院牆內外一片廢墟。問起斷垣殘壁，回答是日本鬼子掃蕩燒的！50多年過去，難以置信。臨走，我掏出錢包裡的錢，中外一行人沉默無語。

遙想吳象伯伯當年在太行山西部分，應當也回答過類似父親的問答題？我理解，這正是“老吳象”和我們的聯繫，打斷骨頭連著筋。